



金瓯缺

· 第三册 ·

徐兴业

海峡文艺出版社





合 記 錄

— 卷 一 —

一 九 四 〇 年

一 九 四 〇 年 一 月 一 日



金瓯缺

绍虞题扉

· 第三册 ·

徐 兴 业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 福 州

金 瓯 缺

第 三 册

徐 兴 业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5.1印张 5插页 371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810

书号：10368·28 定价：3.30元

内容提要

本书前二册写到宋辽战争结束后，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北宋君臣仍不改变文恬武嬉的沓泄作风。本册开始，风云突变，金军两路南下，直趋东京。东京军民展开气壮山河的东京保卫战。九个月中，金军先后二度攻打东京，汴京终告沦陷。书中还穿插写抗战派将领马扩一家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父、侄战死；爱妻弹娘经历了流产、早产、难产三重灾难，反得不死；马扩本人尽心殚力以图救亡，却遭陷系狱。作品笔势凌厉，大气磅礴，犹如群山万壑，直奔荆门，读来令人时而血沸气促，义愤填膺；时而潸然泪下，慨叹再三。

责任编辑 游 斌
装帧设计 施珍贵
插 图 刘旦宅

第二十六章

河北东北部的冬天，难得有几天晴朗，平时老是暗腾腾、阴沉沉的，看不见一丝阳光。它象一个脾气乖戾、暴躁、对人世间的一切都持着否定态度的老人。人们称这种天色为“酿雪天。”可是它已经酝酿了好几天，雪仍然没有落下来。

一天下午，刚过未牌时分，从平州^①西城门内开出一支散散漫漫、稀稀落落的队伍。它出城后，就进入城西郊山区，越过辽、金战争中出名的兔耳山。战士们似乎带着怀古的心情，在战场上凭吊一番，兜了两个圈子，然后转出来，走上往南的滦州^②大路，很可能是开往清州^③。清州在边境线上的那一端，已经属于宋朝的地界，目前有一队常胜军防守着。从平州到清州是金灭辽后与宋互通使节往来的正道。

这支排列得稀稀朗朗的队伍，人数却不算很少。从未时直到傍晚时分，城里还不断有人开出去，看来已经作好夜行军的准备。但它的纪律十分松弛，战士们不成行列的队伍中可以任意行动，随便说话，在行军途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尤其使人惊讶的，一过黄昏时分，从山区里走出来的前队士兵，不待上级命

① 今河北卢龙县

② 今河北滦县

③ 今河北玉田县

令，就自动在原地休息起来，这里、那里到处出现一堆堆的篝火。他们夹七杂八地说话嚷闹，有的问今晚在哪里宿营，有的竟然要求开回城去休息。军官们听了，大声吆喝几句，提起马鞭来，摆出要捋人的姿势，随后又让他们落入更大的喧嚷中。军官们吆喝的是女真话，战士们说的是契丹话、渤海话，也有一部分被签征来的汉儿操着辽河地区以及本地的乡音。从混杂的语言和不统一的服装来看，表明这确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

在这个敏感的边境地区行军，而且看起来还有越界闯入宋军防地之势的这支杂牌军不象是要执行什么秘密任务的突击部队，因为它不具备一支突击部队必须具备的保密和迅速两个条件。它更不象一支堂堂之旗，正正之鼓，准备把自己的军事目的昭告于天下的大张挾伐之师，因为它既没有那么大的行军规模，也没有那样整肃和紧张的气氛。凡是看到过金军正式出师的人们就会感到那种整肃和紧张的气氛。它们正是十年辽金战争中，金军战必胜，攻必克的重要保证。

在斥候们的眼睛里，这支杂牌军是偶而经过这里、偶而闯入边境线的乌合之众。如果再碰巧遇到一个偶然的机，它也可能发动一场偶然性的边境挑衅。自从辽亡，宋金对峙以来，双方关系时紧时弛，在河北、河东两条边境线上曾经发生过多边边境纠纷，那当然只是偶然的。金军集结了部分队伍，有时也由著名的统将率领，大多的情况则是由一、二名猛安，甚至只有一名谋克率领了几十百名金军就闯入宋军的边境线，杀人掠地，或则得到便宜，暂时占据一些军事据点，掠去人畜粮食后，不久即通过外交谈判或自动撤退，或则在宋军的反击下，金军折了便宜，废然而返。两者都是试探性的进攻，都没有酿成更大的战端。

已经投降了宋朝，并成为宋朝北边长城的常胜军首脑郭药师，不敢轻易对金军开衅，基本上采取消极防御的姿态。他麾下

的大部分边防部队则对金军的这种试探性的进攻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以后就不把小小的边境纠纷摆在心上，可以就地解决的也不向军部禀告。军部睁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只要纠纷的范围不再扩大，就听凭下面处理，非到万不得已，不向宣抚司禀告。可以说上至朝廷，下至边防部队都已经适应这种边境纠纷了，谁都没有把这种纠纷看成为一场大战的信号。

现在，对这一支杂牌军的偶然性的行动，宋朝的斥候们大概就根据这个印象向边将汇报的，而边将们也是根据这个印象来判断敌情的。这一天，边防将领给军部的例行报告仍然是照例的“平安无事。”

可是非例行性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午夜甫过，一支拥有数百名女真铁骑的精锐骑兵部队突然集合起来。人们这才看到金军的钢铁般的纪律、野兔一样敏捷的动作和闪电般的速度，他们半夜出发，跑了二百多里路，拂晓前已经出现在清州城下。一名全身披挂的女真骑士，跃马驰到城东门外，挽起桦皮弓，把一支在箭头上系着书信的劲矢射进城头。这是一封很有礼貌的信，由金朝东路军统帅二太子郎君斡离不出面，邀请清州城的文武官员出城参观“打毬”。

女真人的马球很出名。参加的骑士分为两股，各用一根木棍在疾驰中把球儿打来打去，最后打进用木架搭的球门中就算胜利。参观起来，确是壮观。可是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邀请观球，显然不怀好意。清州守将明知有故，但慑于二太子的威名，又在兵临城下的被动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开城出来。

埋伏在城外的金军乘机一拥而入，把清州的文武将吏一个个揪下马来，然后把他们送到平州，让他们去参观另外一种“打球”。那是把作战中被俘而不愿屈膝的宋朝官兵文吏当作“球儿，”当头一棍，活活打死。这在女真话中，称为“蒙霜特姑。”

只有最勇敢的俘虏，参观过这种“打球”以后，仍然顽强地拒绝投降，不怕金人给他们当头一棍。他们才是汉民族的精英。

金军旗开得胜，轻轻巧巧地就赚得了宋朝边防线上的第一座城池。

同一天，金军的一支骑兵部队迅速袭破清州所属的清化县，占领了富有经济价值的清化盐场。那里有常胜军的一名副将和五百名步兵防守，他们猝不及防，只经过短时间的接战，就遭到围歼，只有少数士兵脱身逃出。

除了这两处军事行动外，另外又有几十名女真铁骑赶到清州所属的韩城镇，前去逮捕宋朝的接伴金贺正旦使、吏部员外郎傅察。傅察在朝廷里也算是一名知名的官员，他忠于自己的职守，到了清州后，每天派人到界首去迎候金使，已经等候了十多天，想不到今天迎来的却是一批如狼似虎的武士。他手无寸铁，身边又没有几个护卫的士兵，很容易就被金骑从驿馆中拿出来，送到界首，让他与一个女真贵酋见面。

金骑指点他道：

“上面胡床上坐着的贵人就是四太子郎君，你快下拜。”

傅察虽然没有被俘的思想准备，但既成为俘虏，又看到上坐的贵酋骄傲的神情，却有了殉职以死的精神上的准备。他朗声回答：

“太子虽贵，与我一样也是人臣，当以宾礼相见，何拜之有？”

不肯屈膝就有被杀的危险，但是傅察此时想到的是国家的尊严、朝廷的体统，而不是个人安危。他的倔强劲儿激怒了金人。贵酋果然发火道：

“海上之盟，本不可恃。今我大金兴师南向，吊民伐罪，你可将南朝虚实及历年失德背盟之事，一一告我，尚可留你一命，否则就叫你尝尝‘蒙霜特姑’的滋味。你可知道什么叫做‘蒙霜’

特姑’？”那贵酋一面怒骂，一面就从腰间抽出一根八棱铜，作出向傅察的天灵盖打下去的姿势。

傅察不为所动，仍旧昂然挺立，责问他金军败盟兴兵之罪，还说大宋雄师百万，岂惧你小小的金邦？左右们一拥而上，把傅察揪在地下，硬要他磕头。他挣扎着站起身子来，继续与他们争辩。

贵酋喝一声：

“你那不识抬举的汉子，今天不拜，日后要想拜我也不可得了！”他强制自己压下一腔怒火，喝令左右把那汉子掬出帐外去，暂时不把他处死。

满颊长着胡子的完颜兀术还是个火性未退的青年贵酋，自从父皇逝世以后，他就一心一意学着兄长斡离不的榜样做人行事。斡离不再三告诫他要懂得“为政之道”，那比冲锋陷阵要难上十倍百倍。今天他自己想出主意来逮捕傅察，想从傅察口中了解南朝的虚实以及制造兴兵的借口，这说明兄长的教导已经有点成绩了。但兄长的教导还未能把他的火性完全控制住，这是一个在成长过程中的青年贵酋常有的现象。他把傅察带在自己的行帐中，又派人三番两次去说服他。傅察始终不屈，严词相责。兀术一时怒起，就命令部下把傅察当作一只球儿活活地打死了。

傅察是宋金交兵以后，宋朝第一个有姓名可稽的殉节而死的官员。

不久，金军又攻陷燕山府外围的两个军事据点——檀州和蓟州，把燕山府置于它的包围下，就这样揭开了宋金大战的序幕。

二

宣和七年^①十一月二十九日，天刚蒙蒙亮，蓟州城外吹起一

^① 宣和七年为公元1125年，又为金太宗天会三年。

片“呜嘟嘟”的海角声，不多一刻，人声马声，融成一片，一队队的契丹军、奚军、党项军、鞑靼军、渤海军、宝韦军、黠戛斯军、大石军、小葫芦军、汉军都高举旗帜，敲响战鼓，陆续整队而至。

就中女真军当然是它们的主力。不但在人数上占到全军的半数以上，在军容、服装、兵甲的配备上也远远超过其它各家军队。

女真军几乎清一色的都是骑兵，自统帅到士兵都有铠甲头盔护身。金朝的统帅部虽然无餍止地使用人力，十余年来，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部族中十一、二岁的男孩都被签发出来，参加作战，但在战场上却非常爱护士兵，尽量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让白白牺牲掉。事实上，大多数士兵与他们直属的将领都有血缘联系。亲属的爱与部队中上下级的密切关系合而为一，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战斗中相互保护，是女真军的一个重要特点。

女真将领使用的主要武器是一支一丈二尺的长枪，腰垂八棱棍，很少佩剑的。他们的后腰上还系着弓袋和箭袋，要使用弓箭时，一反手就可以抽出来，非常方便。马槊骑射是女真人的长技，几乎每个士兵都有一张或一张以上的弓。黄桦弓、麻背弓、黑漆弓、木朴头箭、铁脊箭、点钢箭都是战士们必备的武器。还有一种“鸣铃飞号箭”，飞射出去，在半空中发出嘹亮的响声，是作为信号使用的。高级将领的左右侍从们都佩带这种号箭，一般士兵却不需要它。

女真将领在服饰上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的右耳上戴着一只金制或银制的耳环，有的形体较大，有手掌那么大小，坠在耳下，累累赘赘，对作战肯定不利，这大约是祖上多年遗留下来的习俗，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了。

以女真军为主力，再加上其他各家人马，这支军队足足有六

万人之多。这才是一支以“背盟”为借口，以杀人略地为目的的“堂堂之旗、正正之鼓”的“大张挞伐”之师。它的目标是明确的，非要把北宋政府灭亡，决不罢休。这个目标，金军上下，包括在平州城外山区里兜圈子的疑兵在内，都非常清楚。金军统帅部能够做到让全军上下明确这一目标并愿意为它的实现而奋其才智，拼出死命，这就是很大的成功。

这是侵宋的两支大军之一的东路军。当年十月金朝决定侵宋，任命名将、皇弟阉母为东路军的统帅——都统。阉母能征惯战，跟随阿骨打不知打过多少硬仗，立过多少大功。阿骨打的警卫部队，所谓“硬军”，多年来就归他统领。在一般的接战中，硬军隐在阵后，不出来见仗。只有到了热战方酣、胜负将决的一刹那，硬军突然从阵后杀出来，或中间突破，或两翼包抄，对转战多时已见疲惫的敌军作最后决定性的一击。金、辽几次大战，金军就依靠这个战术取得胜利。能够统率硬军的大将，当然是阿骨打认为可以放心倚任的亲信。不过，灭辽以后，阉母一个疏忽，在平州城下，遭辽将张觉袭击，吃了一个在辽、金战争中很少有过的败仗。以后虽然戴罪立功，协助斡离不消灭了张觉的主力部队，转败为胜，取得平州，但他个人的威名已多少受到一点损挫。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逝世后，根据兄终弟及的传统，他的兄弟、庸碌无能的完颜吴乞买^①嗣位为帝。吴乞买又以他的兄弟完颜斜也为谄班勃极烈，预定为皇位继承人。这次行军即以完颜斜也为全军都元帅，下面分兵两路，用斡离不、粘罕二人分任东西路军都统。

斡离不在金朝享有很高的声望，人们称他为太子郎君，是人人心目中理想的皇位继承人，只等吴乞买、斜也这一轮轮替完

^① 完颜吴乞买又名完颜晟，谥为金太宗。

毕，就要轮到他来最高统治者。他越是处于这样优越的地位，为人行事就越加谦虚谨慎起来。

不可否认，粘罕也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以作战勇敢著名，久统一军，独立作战，卓著功勋，但在政治上却比不上斡离不。这因为斡离不受到完颜阿骨打亲炙，又经常和汉儿、契丹的降官们打交道，懂得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讲究“为政之道”，锻炼出文武才具。

东路军都统发表后，他考虑到阁母的贡献和经历，不愿自己以侄儿的地位凌躐于这位老资格的叔叔的头顶上。他向吴乞买建议改派阁母为都统，而自己愿意退居为监军之职。这种做法，在不很讲究礼貌谦让的女真贵族中是很少见的，却博得许多人的赞许。阁母受任都统，心里完全有数，他的都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他把全军的指挥权完全交出来让给侄儿监军，自己心甘情愿地当一名谨受驱策的勇猛战将，绝不过问全军的事务。他们配合得十分和谐。

这支军队的第三号人物是四太子完颜兀术，斡离不正在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这个兄弟。多少还保留部落统治残余的政权内很注意在血亲中培养有前途的接班人。他们选择的条件不决定于血缘的远近亲疏而决定于本人的才能。兀术年龄虽轻，在辽金战争后期已崭露头角。天祚帝从燕京逃走后，兀术跟随斡离不以百骑追击辽军残部。一次遭遇战中，他的箭矢射尽，回手一摸，箭袋已空，他就大呼突入了辽军阵地内，夺槊二支，独力砍死辽军八人，生俘五人而回。从俘虏口中，打听得天祚帝正逗留在距此不远的鸳鸯泊畋猎未去，他立刻与斡离不定下袭取之计。后来虽未得手，却使天祚帝丧胆逃走，大长士气。从此，他就成为军队中一员重要将领，成为斡离不得力的助手。

女真将领中另一名重要人物是斡离不的堂叔父完颜挾览。他

征讨奚部有功，此时官居六部路都统，统率奚军从斡离不南征。

斡离不另一个远房堂叔完颜乌野也是亲贵中值得注意的人物。他辈分虽尊，年纪却不过二十七、八岁，已精通汉文、契丹文，与完颜希尹一起创制女真文字，兼明韬略，是个文武两器的将才。这时已很了解即使在纯粹的军事行动中文员也有重要作用的斡离不顺手把他拉进部队。重视文员的地位，是这支东路军的一个特点。

东路军另一个特点是重用女真以外的各族人士，特别重用从敌对阵营中投降过来的文武将吏，这与斡离不的个人作风有密切关系。后来粘罕也懂得使用汉儿，那是从斡离不那里学来的一手，不过学得不很到家。

东路军中非女真族的重要将领有奚族骑将猛安伯德特离补、契丹化的汉儿赤盏晖、世袭猛安的右金吾卫将军汉儿王伯龙、渤海人高彪等。

高彪勇猛过人，生有异禀，能在一昼夜内飞奔三百里路，身上披着铠甲，翻山越岭，矫健如飞。平州之役，他在辽阵内往来驰突，勇冠三军，斡离不正好在高丘上瞭望，从此就默志在心，这次出征，破格提升为猛安，并且出人意外地让他统率一支由契丹、汉儿、渤海人混合组成的步兵部队。后来的事实证明，斡离不对高彪的破格使用，确是独具慧眼。

在所有异族人员中，也许没有人比残辽降官汉儿刘彦宗更受斡离不的重用了，即使是炙手可热的韩企先、韩庆和叔侄也远远比不上他。在出征前，刘彦宗已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这次出征，又让他兼任东路军汉军都统，这个汉军都统有职有权，并非虚名空衔。更重要的是一切军国大事，斡离不都要与他商议，尊为谋主。有时他们坐在旷野中密议，从人们只许远远地跟在后面保护，他们用手指在泥沙中比比划划，好象在写

字，谈完了立即用手掌拭去，不留一点痕迹。有时斡离不在自己的行帐中把他召来，亲手点燃一根蜡烛，屏退左右，深谋密议，直到深更半夜。蜡烛烧尽了，就在完全的黑暗中密谈。这时阉母、兀术、挾览以次的女真贵族都不得与闻。斡离不对刘彦宗亲信的程度确是远远超过别人。刘彦宗感知遇之恩，也尽心筹划。出征前，他献上《平宋十策》，主张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斡离不一一采纳，逐条实施，平宋的锦囊妙计多出于此。其他的汉儿文官例如在粘罕军中当谋主的时立爱、高庆裔以及契丹降人耶律余覩等称斡离不与刘彦宗有“鱼水之欢”，表面上是颂扬，实际上不无醋意，但也反映出即使在粘罕一派人的心目中也把斡离不、刘彦宗的关系看成为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他们不甘雌伏，而又不得不雌伏于一时。

这是个人人都想奋其智勇，猎取功名的时刻，士气空前高涨，官兵们脸上都焕发出一种希望与兴奋交织的神采，他们全都意识到在他们与胜利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障碍物了。

大军出发时，阉母效一将之劳，他作为一个队部的指挥官，在蓟州城外频频挥动红旗，指挥队伍。军容壮盛的六万大军陆续出发。以女真战士组成的骑兵队走在前面，除了少数高级将领配备有几匹副马，可以骑行以外，一般战士都牵着战马步行。然后是高彪统领由各族士兵混合组成的步兵，然后是完颜乌野也统领的辎重部队。他们走得那么秩序井然，一丝不乱，显示出这确是一支充满了朝气的胜利之师。

斡离不与刘彦宗并骑走在队伍中间，有时他们突然驰到队伍前面，似乎正在期待什么。

三河县^①遥遥在望，探马报来，隔开一条白河，宋朝的常胜军已整师以待，一场事先估计可望避免的鏖战看来还是不可避免

^① 今北京市三河县

的了。

三

东京热闹街市相国寺以南、龙津桥以东的市区中心地区内，却有一片幽静的庠序之地的太学^①以及与其毗邻的贡院^②。当初礼部和主管城市设计的官员们决定把太学放在这里是否含有对太学生进行考验，要他们在这五光十色、目不暇给的闹市中修炼得象个目不旁瞬、心不旁鹜的入定老僧一样，固然不得而知，但是事实是：部分或者竟是大部分的太学生没有能经得起这样严峻的考验，经常要冒犯严厉的禁条在宿舍以外过夜。按照规定太学生在外过夜，要在一本名为“感风簿”的记事簿上登记，表示他感受风寒，在外治疗。奇怪的是这所煌煌学府竟成为风寒传染所，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每夜都感受风寒，要到勾栏瓦舍去治疗，而另外的三分之一学生则更加干脆了，他们不用登记，每到黄昏就自动离开斋舍，黎明以前，踰垣而入，装得没事儿一样，也没有人敢去过问。至于白天黄昏，约几名友好，袖笼一锭白银，鹅行鸭步般地走到丰乐楼、会仙楼正店以及近在咫尺的仁和店去浅斟细酌一番的更是不乏其人。这些高级酒楼中的各级服务人员都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接待顾客，喜气迎人，说两句话都有谱儿，叫人酒未落肚，胃口先已大开。酒楼中还有些身怀绝技的技术人员，例如传酒送菜的男工称为“行菜”，他一次行菜，从双手到胳膊直到肩膀下可以摆上二十碗菜肴，随着顾客传点，一份份送上，决不会发生一点差错，否则顾客一有意见，与店主嘀咕几句，这个“行菜”就有按照当时形式被扣罚工资，甚至被开革

① 当时最高学府，相等于后来的国立大学

② 朝廷考试的场所